

1772.4 /
224

今生就一次

〔美〕丹妮尔·斯蒂尔 著

董薇 译

今生就一次

〔美〕丹妮尔·斯蒂尔
蔷薇译

今生就一次

[美] 丹妮尔·斯蒂尔 著

青 薇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11.375 插页2页 字数22,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1100 册

ISBN 7-5407-0360-1/I·272

定价: 3.95元

译本前言

葛薇

国内曾掀起过一股“琼瑶热”，一时间人们对她的作品竞相争购，一睹为快。尽管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古今有之，无以计数，但象她那样格调清新、文笔优美、叙述动情的作品还不多见。然而，近年来被东南亚读者称为“西方琼瑶”的另一位女性作家正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她就是享誉欧美的丹妮尔·斯蒂尔。这位生于纽约，求学于法国的女作家迄今为止已有20余部小说问世，作品发行量总计达4亿多册。美国德尔出版公司专门成立了“丹妮尔·斯蒂尔崇拜者俱乐部”，定期交流斯蒂尔作品的阅读心得和研究成果，介绍作者的新动向和写作计划。有材料表明自1981年起，她的小说几乎都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栏，《今生就一次》1982年出版后就曾持续在这个栏目中刊载5个月。

本书讲的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如何在逆境中奋斗，最终获得成功和幸福的故事。达芙妮曾有个温暖甜蜜的小家庭，圣诞前夜的一场大火无情地将这一切化为灰烬，一夜之间她失去了亲爱的丈夫和女儿，家园荡然无存。然而雪上还要加霜。不久她发现遗腹子是个先天失聪的聋儿。而生活中经历的两次恋爱都使她心灵倍受创伤：那个用真诚的爱温暖了她的心，并鼓励她创

作小说的伐木工猝死于一次工作事故；用甜言蜜语获取她信任和爱情的大影星竟是个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花花公子。厄运仿佛与她有不解之缘，又是在一个圣诞前夜，疾驰的汽车把她撞倒在血泊之中……尽管主人公多灾多难，但她没有向命运低头，意志消沉，逆来顺受，而是勇敢地迎接挑战，用实际行动——勤奋忘我的工作，为自己赢得广泛的声誉和尊敬，成为著名畅销书作家，在上流社会争得一席之地。即便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刻，也没放弃与命运的抗争，最后终于苦尽甜来，走出黑暗尽头，获得幸福——与一直深爱着她的聋哑学校校长喜结姻缘。

斯蒂尔一贯以美国上层知识妇女为描写对象。在常人眼中，这些贵妇名媛身份不凡，家财殷实，谁能想到在珠光宝气的背后，她们也有满肚的苦水，无尽的幽怨。《隐情》中巨富的娇妻、《好莱坞明星生活》里红得发紫的女影星兼名导演、《海誓山盟》中身怀绝技的女画家，及本书中著名的畅销书女作家莫不如此。斯蒂尔匠心独具，正是从这一点入手，通过对这一层次妇女不幸生活的描写，无情地撕下金圆帝国虚伪的面纱，揭露出其中的丑陋和黑暗。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有把书中人物写成甘受命运摆布，忍气吞声的软骨头，而是赋予她们一定的反抗精神。《今生就一次》的女主人公达芙妮一生灾难深重，孤寂痛苦，几乎没有顺心事，但经过自强不息的顽强拼搏，最后不仅事业成功，而且获得美满婚姻。作者把人物置于反差很大的境地——孱弱娇小，形单力薄，却尝尽生活的艰辛——正是为了反衬她的刚强意志，显示她的非凡毅力，在笔下塑造起一个敢于向命运、社会抗衡的女强人形象。她借此表达自己对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而充满喜剧色彩，有点理想化了的结尾寄托着她对妇女美好未来的

希望和憧憬。

斯蒂尔以描写男女间真诚的恋情见长，不仅曲折缠绵，抒情优美，并有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她主要通过爱情、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题材，表现西方社会妇女的心态，反映妇女的命运，以此为出发点，多辐射多角度地揭示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她巧妙地把人物置于某一特定环境中，描写她们的坎坷和不幸，赋予作品一定的深度和真实感，同时以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涉及面广，批判的笔触伸至政、法、商、军、文艺界，并对种种社会畸形现象，如同性恋、性解放等作了触目惊心的揭露，具有积极的意义。

译者初次试译长篇小说，经验不足，水平有限，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原版由陈维正同志提供，在此，谨向他表示由衷的谢意。

1988年3月 蓉 城

目 录

译本前言.....蕾 薇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1)
第 三 章.....	(22)
第 四 章.....	(41)
第 五 章.....	(47)
第 六 章.....	(60)
第 七 章.....	(71)
第 八 章.....	(80)
第 九 章.....	(85)
第 十 章.....	(93)
第十一章.....	(104)
第十二章.....	(113)
第十三章.....	(119)
第十四章.....	(137)
第十五章.....	(146)
第十六章.....	(153)

第十七章	(160)
第十八章	(172)
第十九章	(176)
第二十章	(184)
第二十一章	(189)
第二十二章	(207)
第二十三章	(215)
第二十四章	(221)
第二十五章	(229)
第二十六章	(235)
第二十七章	(248)
第二十八章	(261)
第二十九章	(269)
第三十章	(274)
第三十一章	(287)
第三十二章	(291)
第三十三章	(304)
第三十四章	(309)
第三十五章	(320)
第三十六章	(333)
第三十七章	(352)

今生就一次，
不再复返，
那美好的时刻
象胆小的老鼠
转瞬消失，
一生光阴，
匆匆而过
步履太急，
唯有那些
忠贞不渝，
刚强沉毅，
充满勇气的人
能体味这甜蜜，
当这样的时刻
面对着你，
切莫放它
过去，
眨眼之间，
爱情渺茫，
一切消逝，
你的脑海里

一片空冥。

当命运

在你耳边悄语，

你的心灵

能够感知……

哦，亲爱的朋友，

不要胆怯，

抛弃金银，

财富，

生命，

终归值得，

失去一切，

却赢得了爱情，

真正的爱情，

今生仅有一次，

降临。

第 一 章

纽约的圣诞前夜，天下起了雪，四周弥漫着一种喧闹的宁静，就象缤纷的五彩与雪交融在一起，凭窗眺望中央公园，你可看见这徐徐飘落的白雪给万物裹上了银装。那儿的一切看起来是这样的静寂、安谧……再往下看，在那些大街上，却照样充满了纽约的喧嚣：汽车喇叭的嘟嘟声，人们的喊叫声，脚步声；繁忙的交通，兴奋的气氛。飘扬的雪花使这一切显得有点儿朦胧，吵闹声也低沉下去。然而在圣诞前夜最后一刻的狂欢到来之际，周围还弥漫着另一种气氛，一种期待着开怀畅笑，互赠礼品的奇异的紧张气氛……人们行色匆匆地往家赶，怀中堆满了大包小包，欢唱颂歌的人愉快地唱着歌；无数圣诞老人略带醉意，红着脸在这酷寒之中欢庆他们的最后一夜；母亲们紧紧拽住孩子的小手，叮嘱他们要小心以免滑跤，随后脸上浮现出慈爱的微笑，接着是一阵快活的大笑。每年的今晚，人人都那么匆忙，兴高采烈……圣诞快乐！看门人挥舞着手，为得到圣诞节的小费而高兴。在过后的一天、一周中，过节的兴奋会被忘却，礼物拆开了，酒已下肚，钱花掉了。但在这圣诞前夜，事情并未结束，一切才刚刚开始。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几个月苦苦期待的顶点，大人们则把它看作几周忙乱、购物、人际应

酬、接送礼品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如飒然降落的白雪一样清新的美好希望，怀旧的微笑，对遥远童年的回忆，忘却多年的恋情。这是怀念、希望、爱的时刻。

雪继续下着，街上的行人车辆开始渐渐稀少起来，天是这样的冷，只有几个体魄强壮的人在雪地中行走，积雪在他们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先前半融化的雪，现在结成了冰，在6英吋厚的积雪下危险地滑动着。在雪上行走十分危险。到了11点，街上的交通停止了。纽约处于少有的宁静之中。只是偶尔从远处传来一阵喇叭声，几声招呼出租车的叫喊声。

午夜12点东69街，一群离开晚会的人发出的吵闹声象铃声一样响亮。他们唱着，笑着，在这儿大家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晚会上人人可以敞怀豪饮香槟酒，还有加黄油的热朗姆酒和香甜的热酒，以及一盘盘爆米花。会场上置放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人们离开时，每人都得到一些小礼品：几瓶香水、几盒巧克力、一条漂亮的围巾和一本书。晚会的主人是前《纽约时报》的书评家，妻子是著名作家，他们结交的朋友都是些有趣的人，既有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新秀，也有遐迩闻名的音乐会钢琴家。这些体面漂亮、才智超群的人儿全都挤进主人市区住宅的大起居室里，一名主管酒类膳食的男仆和两名女仆给客人们传送餐前小吃和各种酒料。主人每年都要举行圣诞鸡尾酒会，晚会照例要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这群在午夜前离开的人，人数不多，他们中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娇小丽人。她头戴一顶大貂皮帽，外穿一件黑貂皮长大衣，整个身子紧紧裹在贵重的赭色皮毛中。寒风凛冽，她的脸刚好露出领口。她向朋友们最后一次挥手道别后，开始迈步朝家走去。她不想跟他们一起乘坐出租车，整

个晚上她见到的人够多的了，现在想独自清静一会儿。在她看来，圣诞前夜总是个难熬的夜晚。多年来，她一直呆在家中，可今年今夜是个例外。她想看看朋友，至少一会儿。大家在晚会上见到她是既吃惊又高兴。

“达芙妮，见到你真太高兴啦。你终于回来了。在写新书吧？”

“刚刚开头。”那双大大的蓝眼睛是这样的温柔，精巧漂亮的脸蛋儿让人猜不透她的年龄。

“此话何意？就是说将在下周写完啰？”她是位有名的多产作家，不过去年一直忙于一部影片的拍摄。

她再次报以微笑，这次带着更多的欢悦。她已习惯了人们的戏弄，带点妒忌……好奇……敬意的戏弄。她是个有头脑、机敏、正直的女人。达芙妮·菲尔兹极不爱谈论自己，她工作勤奋，有抱负，遇事果断，经常出入于文人圈子，然而每次到场她却又心不在焉。仿佛她总与人有一步距离，可望而不可即。她举目注视你时，你会感到她的目光触到了你的心灵。似乎她能明察秋毫，看到一切，但却不希望为人所见。她与10年前相比真判若两人。23岁时，她曾是个喜欢交际，好开玩笑，任性放纵的姑娘……受到庇护，生活幸福、安宁。现在她愈见沉静，昔日的欢乐只隐约在她眼中闪现，爽朗的笑声早已深葬在内心某处。

“达芙妮？”走到马迪森大街拐角处，她听到身后传来阵阵因下雪而显得沉闷的脚步声，迅速转过身来。

“什么事，杰克？”来人是杰克·霍金斯，近来接洽她书稿的哈博与约翰斯出版公司的主任编辑。他满脸冻得通红，一对宝石蓝的眼睛被寒风吹得泪汪汪的。

“不想乘车吗？”

达芙妮微笑着摇摇头。她是多么的娇小呵，深深埋在貂皮大衣里，那双戴着黑羊皮手套的小手紧抓住领口，这模样再次深深打动了她。“不乘车啦，谢谢。我真的想走回去。我就住在街那头。”

“都这么晚了。”如往常一样，他一见到她，便情不自禁地想把她搂进怀里。尽管他时时冲动，却从未付诸行动。其他许多男人也都有过这种欲望。已满33岁的她看上去只有25岁的年龄，有时甚至20……脆弱、娇嫩、纤细……她身上还带点更深的东西。不论她的笑是多么的开朗，眼睛显得有多热情，但这女人的眼中仍含着一丝孤寂之情，让人感到撕心的疼痛。她是个独身女人。本是不该如此。如果生活对她公道的话，她也不会形只影单的过。可她确实是独身。“都半夜了，达芙……”他在抬脚重回慢慢西去的人群时，显得有些犹豫。

“杰克，这是圣诞前夜。天又冷得要命。”她莞尔一笑，眼中闪着调皮的神色。“想来今夜我不致于叫人强奸吧。”

“当然不会，不过你会滑跤，摔倒在冰上的，”他笑道。

“啊哈！摔断了胳膊，几个月都不能握笔，对吗？别担心，要到4月才交稿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来吧。只一会儿工夫，你就可以和我们一块儿到家了。”

她踮起脚尖，用手拍拍他的肩膀，朝他脸上送去一吻。“去吧，我很好。谢谢。”说完朝离去的他挥挥手，转身快步沿街走去。达芙妮将下巴埋进大衣，并不左右顾盼商店的橱窗，或是抬眼打量从她身旁经过的几个路人，而是目不斜视地朝前赶路。寒风吹在脸上，她觉得十分惬意。就在她一步步吃力地朝家走去时，感到此刻是一夜来最为畅快的时刻。她度过了一个辛劳

疲惫的夜晚：一个接一个的晚会，尽管都那么令人愉快，结交了那么多的名流淑媛，却都千篇一律。可是今晚她倒乐意应邀到场，不愿孤寂地空守家中，回首往事……不愿意……再也不能忍受……即便现在。风雪刺痛了她的脸颊，同样的往事又涌回她的脑海，她加快脚步，似乎想摆脱纠缠，仿佛这样就能办到。

她跑到街角时，几乎是本能地扫了一下路面，看看是否有车辆行走，一见车道空空，便设想亮着交通绿灯……仿佛只要她快快奔跑，过了大街，就能甩掉依依旧事。然而，不论她走到何处，这些痛苦的回忆总是形影不离地紧紧追随着她……特别在这圣诞前夜。

在她加快脚步穿过麦迪森大街时，脚下一滑，几乎跌倒在地，她挥舞双臂站稳脚跟。来到街角后，她迅速折向左边横穿过马路，这次她没抬头张望，及时看到那辆满载着人，在绿灯换成红灯的霎间，疾驰而来的长长的红色旅行车。司机身旁的女人一声尖叫，接着是重重的撞击声，随后是车内人们发出的男一阵叫喊声，只听一阵奇怪的滑动声响，汽车溜过冰面，最后终于停下来。经过冗长的一瞬，一切归于平静。突然所有的车门一下子全部打开，六七十个人急促地跳到车外。司机慌慌张张地朝她跑去，人们静静地立在原地，无人说话、出声或是叫喊。司机收住脚步，望着躺倒在地的女人，她象个砸坏了的布娃娃，面孔朝下埋在积雪里。

“噢，天哪！……噢，天哪！……”他无可奈何地呆立片刻，尔后发狂地转向站在他身旁的女人，脸上交织着狂怒和恐惧的神情，仿佛有人该为此而受责，任何人，只是除了他自己。“看在老天的份上，快去叫警察吧。”他在她身边跪下，害怕去触摸

她，搬动她，更怕她已魂归西天。

“她……还活着吗？”一个跪在雪地上紧傍着司机的男人问，从他口中喷出一股浓重的威士忌酒气。

“不知道。”空气中看不见她呼出的热气，她无声无息，一动不动，毫无生气。司机摸摸她，突然轻声哭起来。“是我杀了她呀，哈里……我杀死了她……”他朝朋友伸出双手，两人默默地跪在地上，悲痛地抱在一起，这时一辆空公共汽车、两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们纷纷跑出车外。

“出了什么事？”突然一切又都动了起来，人们交谈着，解释着……她没看路，跑到车前……这冰……刹不住……

“需要他们时，这些警察倒他妈的跑哪儿去了？”司机不满地骂道，雪花在他身旁飘落……他简直弄不明白，寻思着一小时前他们还在唱圣诞颂歌……“静静的夜，神圣的夜”……可现在这个女人却躺在他面前的雪地上，死了或者就要死了，而该死的警察却没个影儿。

“女士？……女士，能听见我叫你吗？”公共汽车司机跪在达芙妮身旁，脸紧贴在她的脸上，看她是否还在呼吸。“她还活着。”他抬头望着其他人。“你们有毛毯吗？”没人动弹。他几乎是愤怒地吼了一声：“把你的大衣给我。”有片刻功夫，肇事者看上去惊呆了。“看在上帝的面，老兄，这个女人可能会死的。脱下你的大衣。”他慌忙照做了，另外两个人也同时脱下外衣，他们给达芙妮盖上这堆衣服。这位上年纪的黑人司机，对他正做的事似乎胸有成竹，他将衣物在她四周塞好，又轻轻用衣服兜住她的脸，以免冻在雪地上。过了一会儿，一辆城区救护车，闪烁着红灯出现了，车上的医护人员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圣诞前夜他们总是不得空闲。一辆警车紧随其后，响着可怕尖

厉的警笛抵达了。

医护人员立即赶到达芙妮身边，警察到达现场的动作就慢得多。旅行车司机急忙迎上前去，他比刚才镇静些了，因大衣搁在车道上，他冻得直哆嗦。他望着医护人员把达芙妮翻上担架：她无声无息，毫无痛感。司机这会儿才看清楚，她的脸擦破了皮，有几处划伤，在她脸朝下躺着的冰雪中，没有点滴血迹。

警察听完司机的陈述，解释说在他获释之前得先作饮酒是否清醒的测验。其他人吵吵嚷嚷地替他声辩，说他没有喝醉，那晚比谁都喝得少，达芙妮不看交通灯，甚至连路都没看，便一头冲到车前。

“对不起，是例行公事。”警察既没对司机显出特别的同情，当他瞥一眼受害者的脸时，也没对她动点恻隐之心。又一个女人，又一个牺牲者，又一桩案子。他每晚见到的几乎比这糟多了：行凶抢劫、斗殴、谋杀、强奸。“还活着？”

“是的。”救护车司机点点头，简洁地答道。“就剩一口气。”他们刚刚把一个氧气面罩轻轻推进位置，解开貂皮大衣测量了她的心跳。“如果我们不赶快的话，她会死掉的。”

“送她上哪儿？”警察在他的报告本上潦草地写道：不知年龄的白人女性……也许三十多岁。

当他们在达芙妮身后关上车门时，司机扭头喊道：“我们把她送到利劳克斯·希尔医院，那里最近。她不能比这走得更远了。”

“她是流浪女吗？”如果真这样，这会成为另一桩头痛的案子，今晚他们已往陈尸所送去两具身份不明的凶杀案牺牲者了。

“不，她有个钱包。”